

## 狩獵遊戲

女孩的道別很乾淨徹底，從頭也不回關上車門那天開始，每日寤寐之際成了我唯一能夠看見她的時候。

以前不論我再怎麼挑戰她的底線，女孩都會順從地答應我所有要求，只是現在的她卻變得很沉默，總留在那個一閉眼，在抵達以前便心心念念無數次的地方。

從 King Size 的雙人床醒來，天光漸亮成了最不願意面對的片刻，每一次睜眼閉眼都如同薛西佛斯式的神話，在日復一日的折磨與苦痛中度過。

如果兩個人相遇的最初都各自懷抱某種目的性，那麼這一場遇見，終將成為理性與感性的拉扯與戕害；如同我愛上一個小我二十歲的女孩，並且愛的無法自拔。

女孩沒有世俗認定的美麗特質，但是身上散發的氣質特別令人著迷；俐落的亞麻棕短髮、道地的東方單眼皮，比例合宜的五官讓我每次開車總喜歡透過後照鏡多瞧她幾眼；要是那個時候的我知道後來會走到形同陌路的結局，我應該會更努力將她微笑的時候，露出上排牙齒以及細長眼眸彎成弧線的燦爛記在腦海，僅存的記憶片段像是被眼淚浸濕再攤開晾乾的信紙，即便水氣褪去卻模糊而斑駁；認識她的起心動念要從同事下班後的小酌，意識矇矓的玩笑話開始。

「你知道 Bacardi 151 不適合軟心腸的人嗎？」

「我只在意入喉之後的口感，乾淨純粹、又有力量。」

「我說你快 40 歲了，長相明明不差，去釣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女孩應該不難才對，難不成打算一直單身？」熟識已久的同事總愛藉著微醺的酒意，關心我一直近乎空白的感情狀況。

「談感情太麻煩了，一個人自在一些。」輕啜手中的琥珀色液體，細緻獨特的香氣衝進鼻腔挑逗細胞，感官隨著香醇厚實的口感舞動，最終趨於平靜，卻留下明亮的尾韻，我愛死這個感覺了。

「可以有人陪嫌什麼麻煩，還是其實你是缺乏管道？」

「別亂說，公司太忙了，最近上面盯得緊，沒什麼時間。」

「我有管道可以幫你介紹不錯的年輕女生，有沒有興趣試看看？」同事挪動位子，向我靠近了一些。

「這種風險太大了，誰知道跟你聊天的是誰，我沒有興趣。」我皺眉看著興高采烈打著歪主意的朋友，搖搖頭拒絕。

「是不想要，還是沒有自信？」同事藉著酒酣耳熱的放鬆，在我耳朵旁吐出燥熱的空氣，以略帶酒精味的挑釁對我曖昧地笑。

「你……。」我不耐煩的轉過頭瞪了他一眼。

「不如，我們來打個賭。」同事乾掉我桌上的 Bacardi 151，將酒杯推給酒保：「給這一位為情所苦的男士一杯 Whiskey Sour 吧！」他知道這杯酒是我去任何酒吧的首選，因為原料簡單，自帶某種框架，因此想要達到酒體本身的香醇與酸甜的平衡，許多細節環環相扣，非常挑戰調酒師的功力，金黃色酒體入喉後享受兩種截然不同的味道在口中與味蕾碰撞，最後成為餘韻猶存的層次堆疊，是一杯饒富意味的酒。

「賭什麼？」我帶著某種玩味性質的眼神看向他。

「賭你今天晚上，在這個酒吧釣到一個 25 歲以下的年輕女生。」

「可以，賭你手上那支錶如何？」我的視線落在他左手腕那款 Montblanc 4810，雖然不是最感興趣的款式，如果為了這支錶打破原則也綽綽有餘，要玩，何不玩大一點？

「算你有種，你敢開口我就敢答應，祝你好運。」

眼看同事退守到落地窗邊，眼神飄向另一側短髮的俏麗身影，目光駐足許久，然後滿意地對我點了點頭。

我們的狩獵遊戲，正式開始。

「我以為詩貝這種類型的酒應該是我這個年紀的人才會喜歡。」我走向那個亞麻棕短髮的背影，她的正面和我打了個照面，略帶迷茫的細長鳳眼對上我的目光，眼波帶著誘惑的氣息在流轉，我在淺棕色的瞳孔中清晰看見自己挾帶侵略意味的倒影。

女孩對我綻放笑顏，帶著兩個淺淺的梨窩，手上的酒杯旋轉了幾圈，緩緩開口道：「那你推薦我一杯適合我的酒吧？」我情不自禁地被略低的聲線吸引住，問句的結尾在空中拋出完美的弧線。

「我想初戀這支氣泡酒很適合妳。」

「因為我長得像你的初戀嗎？」女孩朝我挪近了一點，白淨的手臂交疊，黑色絲質襯衫紮入磚色長裙，潔白的頸部線條向下延伸到領口，成為令人沉醉的風景，我看見她右手前臂內側的捕夢網刺青，中間還有一架衝出網子的飛機。

「不，因為看見妳，讓我有初戀的感覺。」我側身，在她塞著頭髮的耳後輕聲說，丟出一顆精準命中紅心的直球。

看來要獵捕她似乎不困難。

「那問你一個問題，你吃布丁的時候喜歡用湯匙還是吸管？」女孩難掩嘴角的笑意，冷不防地丟出一個令人措手不及的問題。

「呃，我都不喜歡。」我盯著她鬼靈精怪的雙眼，含笑著說道。

「不然你都怎麼吃？」

「用嘴巴。」

「像這樣嗎？」女孩拿著酒杯的手環住我，輕輕地在唇上啄了一下，俏皮地眨眼，然後兩個人的臉龐又退回到安全界限的距離，像森林裡警覺性極高的小鹿，在踩進陷阱之前發現了偽裝的痕跡，退回原本的位置徘徊著。

這個吻和單純的親吻不太相像，比較像是某種暗號，沒有人開口，我們只是單純用眼神交流，試圖理解對方的思緒；接著女孩笑了，眼睛眯成好看的弧線。

「男生是不是都不太喜歡主動的女生？」她問道。

「不會啊，我就喜歡。」

下身包裹著浴巾的我躺臥在鬆軟的床看著房間側邊的浴內，不斷上升的水蒸氣沾染透明的玻璃幃幕，女孩美好的曲線被氤氳朦朧的熱氣層層包裹住，構築成絕美的風景，哪怕已經一個人度過無數寂寞的夜晚，我依舊期待溫暖的軀體在懷中共享同一個夢境；或者單純替我解決男人的欲望與需求。

我輕咬著耳垂，細碎的吻遍佈全身，試圖軟化女孩略顯僵硬的身軀：「準備好了嗎？」。她別過頭，緊咬著下唇，泛著酡紅的臉頰與劇烈跳動的心臟洩露被我撩動的真實感受與原始慾望；冰封的心被熾熱的擁抱帶來的烈焰融化，華麗地燃成灰燼。

那天，我彷彿身處在從未抵達過的天堂，年輕的軀體令人流連忘返，滑膩的肌膚如同溫柔鄉，令人捨不得抽離。

「妳的手很好看。」

「我知道。」

「這個刺青有什麼故事嗎？」

「以後再慢慢告訴你。」

隔天上班，同事心疼地將手錶放在襯著天鵝絨布內裡的盒子遞給我，還不忘叮囑：「玩玩就好，不要放感情下去，年輕女孩傷不起。」

「恩，知道了。」

但是我和女孩的狩獵遊戲，現在才正要開始；佔有她的身體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我還希望她愛上我。

所有致命的完美陷阱都需要縝密的佈局，職場打滾二十年，我深諳這個道理，對於隱藏內心的渴望已經收放自如；避開對我們來說略尷尬的問答並不難；像是年齡的差距，或是截然不同的成長背景、工作、興趣與生活圈，然而她透過打字加深的了解，僅限我偽裝、呈現的面具；關於我的一切女孩都未知而陌生，在她的身上留下最真實的東西，也許只有每次情不自禁在她頸間留下或深或淺，帶有宣示主權意味的齒痕。

女孩有點任性，也很倔強，性格裡自帶的固執源於對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的堅持，但是一碰上有好感的對象，卻願意成為無條件付出的一方；無數個我故意鬧脾氣的夜晚，她總耐著性子哄我，哪怕隔天得早起還是陪我到深夜，有時候我喜歡測試她包容的底線，不論她的回應是否落在我的掌控範圍，她都確實激發我征服她的渴望。

當我們偶爾有了爭吵，當她習慣性成為退讓的那一方，我知道那是她逐漸依賴我，逐漸習慣我在她生活中存在的證據。

我一步一步策畫，給予挑逗與暗示，耐心等待時機成熟之後，她的一舉上鉤。

人類大腦的自我防衛機制極其精密，會為了保護自己而選擇刻意忘記特定的過去，只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會在女孩身上看見某些已經成為過往的影子；那個只差一只婚戒就套住的她。

踏入科技業的頭幾年，我們維持著臺中與新竹的遠距離戀愛，支撐我適應高壓工作環境的力量，是那一幅幅我們已經規劃好的未來藍圖。

某一年七月八日，我生日的前夕，特地北上的她陪我提早慶祝了生日，道別的時候我們在人潮熙來攘往的車站擁抱，目送她提著行李走進車站月台，上車前她回頭看著我，雙眼眯成好看的弧線，那一瞬間，站在那裏的女孩如同天使，而我正置身在天堂，至少我是這麼相信的，那些幸福與快樂如此栩栩如生，然後她帶著滿世界的燈火，沒有任何道別和理由，切斷所有聯絡方式，悄聲無息地從我的世界消失。

臺灣不大，我卻依舊耗費了半年在打聽她的下落，最後輾轉從朋友口中得知，她和一個我從未聽聞過名字的男人結婚了；那天我在公司頂樓哭得聲嘶力竭，用盡了力氣才克制住腦海一躍而下的慾望。

所有照片對話與訊息全數放逐至記憶邊陲地帶，從此不再有任何線索殘忍地提醒我錯過的為何。走出傷痛的過程是一段極其迂迴的路途，我在這之中不停打轉尋找出路，卻又繞回最初的破碎；這個傷痛成為往後的夢魘，十年來超過一半的睡眠一到快速動眼期便會因為刺骨的難受而驚醒，可是再也回不到那個時候的我們，再無法留住她；我再不能毫無罣礙地去愛一個人。

我以為對女孩可以藏匿的好，心思細膩的她還是在某幾個一起度過的夜晚察覺異狀；某一次早晨在她家門口，她的動作有些遲疑，似乎有什麼話想說。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恩？」

「……。」女孩沉默了很久，欲言又止。

我抬起頭看著她刻意迴避我的眼神：「妳到底要問什麼？」

女孩的手跨過排檔，牽起我冰冷的手，想要為我增添一點心安；那是下著傾盆大雨，整座城市都灰濛濛的早晨，我們不發一語的坐在車上，停在路旁，倔強的空氣充滿周遭，只有引擎運轉的轟隆聲規律運行。

我知道對於這段過往她想問點什麼，礙於自己的在我心中的位子卻不敢踰矩太多，她清楚知道橫亙我們之間的橋太薄弱，一不小心就墜入無底的深淵，於是女孩停在對岸安安靜靜地投送燈光，那樣的眼神一連串的隱喻太多，我無能翻譯，只能輕輕地將手從她掌心抽離：「受傷的人，沒有資格談愛。」

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句說話是我的習慣，不論工作或感情，我都希望塑造一種不接受質疑，對方必須完全臣服的征服感。

「我覺得每個人都值得被愛。」女孩試圖表達自己的看法，如同叛逆少年從不害怕表達與人相悖的意見與看法。

我沉默，不忍正視過去的自己是如何在被傷透了心之後，開始傷透別人的心。

人生所有理解和接納都無法和改變有直接性的關聯，在他們之中橫亙了選擇性，才導致無數種的變動，也因此有了許多種結局。

像是心放下了某個重大的決定，女孩深吸一口氣，捧著我的臉頰硬是將頭轉向她，閉上雙眼吻了我一下，從嘴碰嘴開始，再一下，唇瓣貼著唇瓣，再一下，她張口，小力啃咬我的唇舌；我感受到綿長的吻包含對我的理解、心疼與不捨，內心的良知被牽動，卻又拉回現實，保持應有的理智；我知道這終究是一場狩獵遊戲，獵人不能愛上自己的獵物；最終目標只是擁有她的全部，就算她會因為這場遊戲受傷也無妨，畢竟獵人不會心疼獵物。

明明知道潛藏的危險卻仍試圖邁開步伐，我在橋的這一側看著她輕飄飄地走向淌染城市氣息的晨光；當女孩的唇往後退，我扣住她肩膀將她放到車子後座，從上到下輕輕撫摸，撫平她每一吋肌膚紋理，我感覺到她在我的身體下方輕輕顫抖，帶著恐懼、愛慕和渴望等複雜情緒匍匐在我的身體下方，我能夠感覺到；睫毛的陰影模糊她的迷濛，她緊抱著我，在感受到脫韁而出的快感的時候，我回抱著她。

那是第一次，也是接下來的每一次。

「如果動了情，就不要再聯絡了。」我下了最後通牒；試圖給她機會，如果女孩的聰明能幫助她在墜入陷阱前逃離，那麼對她而言會是好的，可是一切都來不及了。

行駛在連接海線城鎮與市區的回家路上，胸口異樣的不安令我無法順暢的換氣，那來自潛意識或多或少被譴責的罪惡感，不過我並沒有放在心上，畢竟上一次愛人已經是很遠很遠之前的事情，而我的愛也好遠好遠了。

回到偌大的房間，走進浴室打開花灑試圖讓自己保持清醒，任憑溫熱的水流竄軀幹每一處，打濕頭髮與衣服，彷彿是女孩夜半溫柔的懷抱，我可以感覺到身體不再失溫，同樣緊緊環抱著她，互相交流的心跳頻率平息躁動的不安。

我和女孩像雙雙落水的人，一邊扶持也一邊沉淪；如果相愛的其中一部份是交換，那我們都因為擁有了一部份的彼此，也成為了彼此的一部份。

女孩的一顰一笑像陽光，照亮一直下雨的城市，開始填滿我的世界；就算我對她的需索帶著自私，直至她力竭，她依然努力舔拭我的傷口；如果女孩知道她的全然付出都只是增加我在這場遊戲贏得的附屬品，還會那麼死心塌地的給予我一切嗎？

我的生活一向忙碌，公司人力短缺，龐大的工作量令我自顧不暇，間接犧牲了我們聊天的時間；我的回覆越來越簡短、敷衍，有時候甚至隔了好幾天才惦記起來，我能夠感覺到女孩字裡行間的委屈，體貼的她依舊被動地守候著我；某一次見面她神秘兮兮的

拿出一個精心封口的盒子：「有了這個你就不怕做惡夢了。」深色的盒子中央躺著一個跟她手上的刺青一個模樣的捕夢網，女孩的眼神煥發光亮，對我描述關於捕夢網的傳說。

「如果妳早十年出現，就好了。」流露的溫柔讓內心的警鈴放聲大響，提醒我已經超越那條界線。

「為什麼？」女孩以帶著訝異、不可置信的眼神看著我。

「恩，因為後面那些感情，應該就不會遇見了吧。」我發現問句背後的期待，換上平日的威嚴感，不再往下提及。

後來只要有機會，女孩總喜歡賴著我追問這句話的意思，偶爾問得厭煩，我便輕描淡寫地迴避：「就算早了十年出現又怎麼樣，妳也才幾歲。」就算她賭氣不說話、做著無聲的抗議，我依舊沒有再洩露任何希望與可能。

「以後、以後的以後，你會想要繼續走下去嗎？」

我看著女孩的眼睛，差一點就答應了，差一點；理智提醒我，這場精心布局的狩獵不能葬送在自己手中，所以我對女孩說：「我們現在這樣就很好。」

從那次之後，女孩再也沒有提起這件事，我們偶爾見面、吃飯、像熟知彼此的伴侶聊著某些直達心底的話，她始終陪伴在我身邊，我們卻不是情侶。

年齡的差距讓我看待感情特別透徹，我知道如果再不稍稍克制，場面將會失控。

但是，我愛她嗎？只能說，答案不是完全肯定，但是也非完全否定。

從我無心特別照顧她開始，女孩的態度有了微妙的轉變；開始變得平淡，不再追問我的想念；開始無所謂，不再精心安排相處的時間，從前習慣的行為模式事過境遷後，關係開始變質，我開始主動傳訊息，主動說出我想妳；甚至只剩下在公司樓下接她下班短短十幾分鐘路程可以相處，女孩沉默的時間比從前多上許多；只是蜷縮在椅背裡聽著我對她生活作息的叨念與對路況的不滿和咒罵，臺灣大道那段塞車的光景和她沒有太多表情的側臉，實在地成為我們最後極少數相處的記憶中最深刻的一幅畫。

「我有男朋友了。」某一次異常安靜的晚餐結束，我們坐在車上，女孩淡淡地開口。

「哦，什麼時候？」

「不久前。」

「恩，記得好好對人家。」

「那我們，就到這裡吧？」

努力穩定住握住方向盤的手，我沒有說話，只是使勁的沉默，後照鏡映出我的臉色在轉瞬之間變得難看，女孩被突如其來的反應嚇得欲言又止，只敢用眼角餘光觀察我，而我只是將方向盤抓得用力，用力到指節的顏色逐漸泛白。

認識她以來第一次感覺到這麼清楚的心痛，我以為我已經不會再愛上任何一個人，情勢全面崩解潰堤，我將車子停在路邊，跨過排檔親吻她抿緊的唇。用她鹹鹹的淚水，洗掉別人的愛。

一個調頭，我繞到常去的汽車旅館門口，她拉住扶手靜靜看著我。

「不是說好了嗎？」

「可是我想要妳。」

潛意識的佔有慾作祟，我的內心忿忿不平，如果她愛我，應該要留下來的。

那次纏綿我以比往常多幾分的力氣發洩，而她概括承受，嘴裡吐出的呻吟破破碎碎，像呢喃又像喘息，我發現迎合我的她和平常不一樣，女孩主動弓起背，傾其全力接納住我的侵入，渴求被揉碎。

盈盈波光的眼神沒有裝進我的影子，我停下動作罩在她身上，藉著幽暗的燈光仔細端詳，女孩閉上雙眼，光滑的皮膚泛著微光，肋骨淺淺突出，像整齊的波浪排列在軀幹，上方隆起的胸像是將要湧上岸的浪，當她翻身背對，拒絕承接我的擁抱，我才發現從來沒有主動抱過她一次，退而求其次將臉埋在她肩膀與髮絲間，女孩嚎啕大哭。

「喜歡我嗎？」

「愛過，也恨過。」

「還有呢？」

「沒有了。」

原來女孩帶給我的除了依賴，還有很大一部分包含慰藉，像是移情作用，無法割捨源自於當年留下的遺憾，當她們笑起來，雙眼眯成好看的弧線，輪廓是如此相像；什麼叫做從靈魂裡深深眷戀一個人，比起自己、更愛對方的靈魂，也許就是如此。



女孩曾經說，大於百分之一的幾率，都有可能成為現實；我想，我不該相信，不該承認是我破壞得來不易的平衡點，大概是過於期望某種安定，於是拼命索求，情緒內化共振的後果，連帶讓存在好長一段時間的窒息感浮出水面，把壓得密實如真空包裝般，藏在記憶底層的情感一併提取而出。

「我覺得我喜歡上妳了。」即便故意將車速放得緩慢，終點終究會來到，停在她家樓下，我情緒雜亂地將最後剩下的籌碼擲出。

我以為女孩聽見會很高興，因為那是她一直想證實的話，但是她卻沒有多說什麼，只是以黯淡的眼神看著我：「如果動了情，就不要再聯絡了。」

我以為懂得拼命去愛去爭取就足夠，畢竟從小到大我從來不相信宿命論一說，太多命運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透過努力掙來的成敗能夠被扭轉，可是這次明明散盡手上的王牌，我卻不知道該怎麼改寫這個幾乎失敗的結局。

有些話我總沒敢說，啣在嘴邊又吞了回去，怕說多、說錯、說破，那些尚未破譯的混合物便自然的游離成非黑即白的兩相狀態。

「不要去愛一個嘴巴說喜歡妳，卻讓妳掉眼淚的男人。」我嘆了一口氣，試圖揚起嘴角，故作開朗，叮囑她似的說，這場精心策畫許久的遊戲佈局終究被自己摧毀。

「恩，我下車了，再見。」女孩向外跨出一步，「砰」的一聲，車門堅定的關上，我沒有看見女孩臉上的表情如何，只是目送她頭也不回的上樓，車內空間還沾染著她的味道。罪惡感拉扯情緒，任憑理智與情感不斷拔河。

望著車窗外消失在城市夜色的身影，試圖抓住遺落在毛細孔裡關於她的氣味，我才終於明白，原來我們彼此都是浮萍，沒有根，所以荒蕪。

我開始感到不安，當這場狩獵遊戲中我們的角色對調，注定宣告了我的計畫失敗；不自覺踩下油門，加速逃離有太多她氣息的地方，我破例在車上點菸，微微的火光燃燒，一根接著一根沒有停過，只是感受焦油與尼古丁經過鼻腔和呼吸道，然後衝進肺泡。

女孩曾經說過她討厭菸的味道，她說那是一種會助種寂寞與頹廢無限擴張的物質，她認為這個世界不應該這麼黑暗，但是這一次，我卻甘願被這種容易上癮的物質包圍；我只知道我終究沒能抓住墜落的她，或者真正向下墜落的人其實是我。

「如果妳早點出現，就好了。」這是第一次，卻也是最後一次，我是如此希望她能明白我心底最真實的感受，那股靈魂裡刻印上某個人的影子，眷戀被揉進骨子裡的依賴，然而雨打在窗外，卻已是昨夜的夢。